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八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周浚 嵩

南北互市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以才理見知隨王渾
伐吳吳平以功進封成武侯移鎮秣陵初吳之末平
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
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奉信義以相高而聞
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
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

吳子

渡江東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
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迁侍中武帝問浚卿宗
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蘇重臣宗從父子
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三子顯嵩謨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累迁御史中丞
是時心部以王敦勢盛漸蹙忌王道等嵩上疏帝感
悟故道等獲全王敦既害顯而使入弟嵩嵩曰亡兄
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弟斯其銜之後遂誣
嵩而加害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荀晞



斷決
如流

荀晞字道將山陽人也東海王越討汲桑命晞為前鋒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郎等滅之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都督青齊諸軍事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負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交州刺史吳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交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寡得千

千里
牛

里牛每遺信且發晞還東海王越司馬潘滔等說越曰交州要衝荀晞有大志父令勸之則患生心腹矣越遂遷晞青州刺史晞乃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眾五六万大掠交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晞尋破植後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州軍錄尚書從之蒙城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虐縱情肆欲由是眾心稍離莫為致用石勒襲蒙城執晞殺之

小荀
酷於
大荀

純亦鴻書

劉喬 柳

劉喬字仲廷南陽人也少為祕書郎王戎引為參軍
伐吳還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曾謚封安眾男。初
嵇紹為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
之誅朝臣畏悼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
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
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
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
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官至鎮東將軍豫

司馬
何不
迎客

州刺史卒孫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善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
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
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篋矣時人重其
言

書篋

史記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頌禮
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績而宣祖
獻策遷都垂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
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遵左衽於伊
川建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兵

劉喬劉柳十五已三

越之兵漕引淮南之粟縱未能祈天求命猶足以紓難緩亡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軍位之功未立貪暴之彘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劉琨 輿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得馮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時石崇河南金谷園中有別窟冠絕時輩引置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上無不傾心石崇既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隆節事謐琨兄弟亦

二十四友

在其間則曰二十四友永嘉元年琨為并州刺史帝即位加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後與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碑結婚約為兄弟期討石勒後與匹碑有隙為匹碑所害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常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倉道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壞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弃圍而走琨卒謚曰愍兄輿

乘月登樓

越府
三才

興字慶孫傳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郎郭奕之甥名
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
虓鎮鄴以輿為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
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
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
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
應機辯畫越傾膝酌接即以為左長史時稱越府有
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觀清才病指疽卒謚曰
貞

祖述 納

園雞
起雞

祖述字士稚范陽道人世更二千石為北州舊姓述
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
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述有養
世才具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縈繆共被同寢
中夜聞荒雞鳴琨竟曰此非惡声也因起舞述琨
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
乱述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元帝進用為徐州刺
史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述進說帝乃以述為
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述

誓清
中原

祖述 十五卷五

妖星
見

不能清中原而復洛者有如大江鯨魚壯烈衆皆慨
歎遂至豫州大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盡
爲晉土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
成臯縣脩逖母墓逖方當推鋒越向掃清冀朔會朝
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意其怏怏感激發病。初
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麻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
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
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車騎將軍王粲又懷
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逖兄納

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
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
羖皮邪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奕其主隱謂
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其對曰我以志憂耳隱曰古
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君
少長五部遊宦四方棄齋成敗皆當聞見胡不記述
而有裁成何必圍其然後忘稟也納乃言之於帝曰
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因奉隱可
使脩一代之典帝以問鍾雅雅曰納所奉雖有史才
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納始也自○納

利錐

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于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不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著馬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扶祖迹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負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二后流亡遞繫居甌之禍六戎橫噬交律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馬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徒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匿痛哉士雅叶迹中與剋復九州之半而灾星在彙孽孽載徒招措矣

世亂
識忠
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崎嶇汾晉契闊獲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跡載悅天妖是懲國恥奚雪

邵續

兄弟如手

子不願國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後為樂陵太守以孤危无援權附於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既而段匹碑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匹碑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碑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入石勒遣石季龍乘虛圍續遂為季龍所得送續於勒勒使徐光讓之續對誓尺忠節寔无二心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於館厚抚之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嘆以勸群官續竟以遇害

史記邵平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

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畧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李矩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教子其最優乎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障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磾劫烈殉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段匹磾郭默

王導 悅 珣 珣

王導字茂弘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

之器

晉書

九

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儲有畏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執同友執及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晉書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六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負循此江南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

之望

王導 十五乃九

比之
肅何

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荆揚
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
匡主寧邦於是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
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肅何也○永嘉末加輔國將軍
導上牋曰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
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
望類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創亂源饜
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
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為丞
相軍設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建微弱謂周顛曰
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
濟爰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回見管夷
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
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奈自有江河之異臣相
視流涕惟導默然变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剋復神州
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于時軍旅不
息學校未修導上書勸帝設庠序擇朝臣子弟並入
于文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
斯帝甚納之○及帝歿尊號百官陪列命道升御床
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

賈練
布

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錄尚書領中書監及劉隗
用事導漸見疎遠任具推分澹如也王敦友劉隗勸
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詣
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不問。○**明帝**即位導受
遺詔輔政及敦平進封郡公進位太保劍履上殿入
朝不趨讚拜不名帝崩復去庾亮同受遺詔輔幼主
是為**成帝**及蘇峻作亂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曾嶠議
遷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
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
衛文大帛之冠則无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
虛矣由是嶠謀不行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
端鬻之不佳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与朝賢俱制練
布单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今王者
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初帝幼時見導
每拜又常與導善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
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與焉
後進位太傅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素綬初曹氏好
已道導甚謹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
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遊
牛而進司徒祭讓聞之獻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

元規
塵汗
人

非之竟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轡
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与群賢共游客中何
曾聞有蔡兒兒也時庾亮出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
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
西風塵起至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汗人自漢魏以來
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
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
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子悅

悅字長懿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常共
悅弈碁導道導笑曰相与有瓜葛那得為尔邪導性
儉即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位至
中書侍郎先導卒

夢夫
幸如
椽

珣字元琳導之洽二子珣弱冠与謝玄為相溫掾俱
為所敬重常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杖即王掾
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溫軍中機務並委珣焉
文武數万人采識其面珣嘗夢人以大筆如椽与之
既寤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晉國崩哀冊
謚議皆珣所草官至散騎常侍卒○初珣与謝安有
隙在東閭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
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

王倫十五了十二

珉小字也弟珉

與運
必俟
股肱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弥難爲兄僧弥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網等數人自講法網歎曰大義皆足但小未精耳後歷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初道濩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與運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與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源夫典午發蹤杰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具劉輔佐中宗艱或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侍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彭內侮憑吞巴而狼顧蘇峻運兵指宸居而集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月垂解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

規模弘遠

設奎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公為家與望匡周万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儔若夷吾解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二世終始一心稱為神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憤聲斬劉啟之徵至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寔斯之謂也

貽刀之慶

贊曰贊嘯歛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在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祭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人也亦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長史陶侃牙門將皮初等討昌昌懼而逃其眾悉降時荊州守宰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以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不可授初乃以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

不任

樂天子不作

書賢十部從事

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
 乃表陟相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酌報詔
 聽之舊制岷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
 禮多山大澤不封與其利今公私並兼百姓無復
 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
 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
 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
 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礼壞樂崩命
 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
 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
 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
 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頃朝廷旋返送還本署○進拜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昌三年進車騎將軍
 弘每有與廢手書宰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
 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卒士女
 嗟痛若喪所親其後南夏亂父老追思弘雖寸草之
 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從家廬江之尋陽侃早
 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

劉弘 陶侃 十五卷十五

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有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達去侃追送百餘里達曰鄉欲仕郡平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達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羨之夔召爲督郵迁主簿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暉州里也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柰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一客來弟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後王軫表拜荊州刺史討杜弼杜弘等賊悉平之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暉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尔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明勤於吏職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日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

衆人
當惜
分陰

木屑
竹頭

飲酒
有限

梭化
為龍
八夢

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昭晴聽事前於雪猶
溫於是以屑布地及相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
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
守侃子瞻為賊所害侃乃赴難大破峻斬之王導入
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
色使人屏之尋為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益寧七州軍
事移鎮巴陵頃之又詔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
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珖為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
一殮咸報咸和七年薨時年七十六侃遺令葬國南
二十里○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
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侃每飲酒有
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更少進侃懷悵良久
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尚書梅陶與
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
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
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或曰侃少時漁於雷
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
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唯
一門不得入闞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
腋猶痛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

公成

公成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洒壁而爲公字以紙裏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疆兵潛有窺窺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府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聞外揔頒條之務禮縉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雖餉以是只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系夫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取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

夷順命一州清晏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儂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欬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葉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揔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命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自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博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右徵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五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溫嶠

溫嶠字太真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風儀秀整善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以嶠為參軍○琨初鎮江左琨誠係王室遣嶠將命既至引見帝器而嘉焉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卒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會琨死除嶠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復歸葬由

絕裾
離母

是固讓不拜苦請其歸詔不許嶠不得已乃受命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預焉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在鎮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行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歷陽太守蘇峻反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遣督護王愨期要陶侃同赴國難奉侃為盟主侃許之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嶠重與侃書陳君臣之大義侃遂率所統與嶠同赴京

牛渚
照水

師是時義軍屢戰不利嶠軍食盡侃欲西歸嶠又力
規其不可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
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二軍莫能
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
陣馬躓為侃將所斬遂大破賊時陶侃雖為盟主而
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嶠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
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
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
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
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江州士庶聞之
莫不相顧而泣謚曰忠武

郗鑒 超

郗鑒字道徽高平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
詠不絕以儒雅著名後位至司空侍中○初鑒值永嘉
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其飴之時
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
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
往食訖以飯者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復並得存同過
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子愔愔子超愔字方
回

吐哺
以存
甥姪

髯
軍短
主簿

子死
而人
慢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亦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父惜
 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惜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
 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
 心獨詣皆此類也後為大司馬相温參軍温傾意礼
 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温主簿亦為温所重府
 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
 短故也温尋轉超散騎侍郎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
 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
 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迁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
 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
 時如此先惜空○初超雖實黨相氏不令惜知之將
 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
 愆為弊我下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
 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
 計惜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王獻之
 兄弟自超未亡見惜嘗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礼及
 超死見惜慢怠履而候之惜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
 舅子敢爾邪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

郝超 十六已三

而位

斯極矣太直性履純深文流邦族始則承顏俛色老
來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脊何以尚焉封狐萬
里投軀而弗顧揆厥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
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
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
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天
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止協德始安頗均連
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公足露冕為飾接高人以同志抑
堆大隱者歟愛子云云首遺文而輟泣殊有大風矣
贊曰太直懷貞動宣其乃誠謀敦躬峻奮節擄名道微
忠勁高兮遠映暗克負負何超慙雅正

顧榮

時号
三俊

顧榮字彥先吳國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
榮機神明悟且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
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廷尉正相繼酒酣暢謂友
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无如你病何耳初榮與
同寮宴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
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
趙王倫敗榮為倫長史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卒
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

以炙
啗執
炙者

平喪
抚琴
而歎

桀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二
謂問長史葛旗曰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曰問
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則醉
而後醒邪桀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產明書曰吾
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刃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
知耳○帝鎮江東以桀為散騎常侍卒官。桀素好
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
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
又慟哭不申喪主而去

紀瞻

三代
尚忠
敬文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少以方直知名後季秀才
尚書郎陸機策之曰三代明主啟建洪業文質殊制
而今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
殷人革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
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
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瞻
對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
義皇簡朴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聖賢之
不同世變使然耳今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
漸化太和可致也。太安中召拜尚書郎與桀同赴

論易
太極

帝座
上應
星宿

為朕
卧護
六軍

洛在塗其論易太極祭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朦
 昧未分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
 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瞻曰太極極盡之稱
 言其理極無復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
 近之○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及長安不守
 與王遵俱入勸進帝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去御
 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
 容及帝踐位拜侍中後除尚書右僕射○帝嘗獨引
 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知
 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
 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貞雅正
 以久病屢請去官不聽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
 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尋卒瞻性靜默少
 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立宅於烏衣巷館字崇麗
 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晉漢世傳禮世所
 謂慶氏孝族高祖純博孝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
 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循
 操尚高厲重亂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後為武康

賀循 十六已六

禁書

廷尉段其私門

為當世儒宗

令俗多厚葬反有拘忌迴避歲月傳喪不葬者循皆
 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者
 作郎陸機上疏薦循久之召補太子舍人帝為安
 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
 曰孫皓嘗燒鏡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
 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
 以上言帝甚愧之二日不出。時廷尉張闓住在小
 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吳女開
 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
 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
 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建武初改拜太常朝廷
 疑滯皆詔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
 以循清貧賜六尺牀薦席褥共錢二十萬循不得已
 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以循行太子太傅固讓不
 許疾漸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
 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大興二年卒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孝有異才初為郡鈐下威儀公事
 之暇輒談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馮翊恢見而奇之
 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盧預妻之送以示賀循

循報書曰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曾襟乃是一國所
推豈但牧豎中逸群邪士衰道喪人物凋弊如方者
乃荒萊之特苗國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治染未足
耳移埴豐壤必成嘉穀循遂稱方於京師為司徒王
道參軍事方自以地寒不願又留京華求補遠郡欲
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
鈎沉更撰皇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

薛兼

五馬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清素有器宇少與紀瞻閔鴻顧
榮賀循齊名號為五馬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
曰昔南金也後領太子少傅自祖綜至兼二世傳東
宮談者美之

南金
東箭

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群材共康庶
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貴高門委質霸朝豫
聞邦政典憲資其利緝帷幄行其謀猷望重縉紳任
惟元凱宦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威會所鍾抑亦才
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空躡降臨承
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相榮弗是
過也

劉隗

薛兼 十六已八

血逆 流 有人 倫鑒 識 吹笳 為出 塞入 塞聲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避亂渡江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世子文學主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殺禮多昏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詣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顓等二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殺紀之禮請史龕官顓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素論其狂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後王敦作亂隗攻之不拔入宮告亂帝雪淨與之別隗至淮陰為劉遐所襲携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姿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

劉隗 十六已九

之永嘉中位至司徒長史尋為閩鼎所殺司空蔡謨
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
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
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刁協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也少好經籍博聞強記釋褐僕
陽王文季元帝為丞相以協為長史中興初拜左僕
射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
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比量於協焉深為當時所
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宗上

諳練
舊制

抑下故為王氏所嫉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及王
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
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勸
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
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
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遂為人所殺送
首於敦

王敦
上疏
罪叶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

陸機
使勿
作劫

東南
道臺

魏
獲

芝
養

行遇陸機赴洛船裝其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
據胡床指麾同松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
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
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若思孝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戴若思誠東
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倫乃辟之及王敦率兵詔
若思鎮京都尋而石頭失守若思受詔與公卿百官
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吾此率動天下以為如何
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
謂能言敢參軍呂府與若思有隙勸敦殺之遂遇害

周顓

周顓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
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賈嵩有清操
見顓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
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
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去不敢顯
其才辯元帝中興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
所糾白衣領職太興初轉尚書大僕射庾亮嘗謂顓
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畫無益唐突西
施也帝讓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

戴若思 周顓十六已十一

其功至導不知救已而其術之及敢誅顓而導不言
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道執表
流涕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
冥之中負此良友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
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谷衆非先王之
道也大連司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
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
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体
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
免見睨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
開爽照理研幽伯仁疑正處腹能約咸以高才雅道
參豫疇咨及京室論胥抗言無撓其赴鼎而全操蓋
事君而及節者欽顓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
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下壺

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以清辯駁察稱兄弟六
人並登宰府世稱下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
○壺弱冠有名書累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
迹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道等俱受顧命成帝即

蘇氏

雙

雅 鍾 功 主

捷 戒 曠

一 門 孝 於

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
 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壺是人臣亂
 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是時王導攝疾不朝而
 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道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
 御史中丞鍾雅阿撓主典不加繩並請免官雖事
 寢不行奉朝震肅阮孚每謂之曰卿恒无閑泰常如
 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
 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止落謝鯤為
 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其中朝傾覆每
 由於此欲奏雅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
 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垂青其宅嘗拜導
 婦曹氏侍中孔坦密奏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
 痴耳若下望之之巖巖乃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
 岨當敢尔邪。後蘇峻舉兵壺與諸軍距戰六軍敗
 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另疾而戰遂死之時年四十
 八二子聆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遇害母裴氏撫
 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
 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
 門

劉超

十壺 劉超 十六巳丙

書迹

君子營

吾懼
重
執簡
而聖

劉超字世瑜琅邪人少為縣小吏元帝渡江為舍人
時天下擾亂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
類乃絕不與人交書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加以夙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
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明帝時出為義興太守未
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
穆后臨朝迁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
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及蘇峻謀逆超為
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迁車駕石頭超與侍中鍾雅
步侍左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授孝經

論語未幾為峻所害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蘇峻之難拜侍中與劉超
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
也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
危不能濟各遜道以求免吾懼重孤執簡而至矣庾
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
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車駕幸石頭
雅與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

劉超 鍾雅 十六已十五

古蘇
之臣

史臣曰應詹行業素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
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泉夜暴寧亂庸績克
宣作鎮扞城威譽具著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
人撓其謀天奪其略疑留不斷自取誅夷下壺東帶
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之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于一門古稱社稷
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真當官屬
臣猶滔天幼君危逼乃岿嶇寇難契關艱虞匪石為
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亦雙升雖高赫在難亦恭
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望之徇義處死為易惟子惟巨名節斯奇鍾劉
入仕忠貞依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孫惠

壽徵
應命
立成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口訥好孝有才識東海王
越率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岳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
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復補司空
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
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就久矣
越遷大傳以惠為軍諮祭酒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
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病卒

鍾雅孫惠十六已十六

陳頴

越門使容馬

大賢多出山澤

陳頴字延思陳國人也少好孝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頴曰當使容馬東訢笑而從之後州辟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譙隼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頴在座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結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荅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纒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為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頴曰彥真與元礼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絜伏羲傳說師曠大顥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隼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迂尚書結恨不得及其才用後位至梁州刺史卒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身之旅次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隋末所脩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能遠

陳頴十六巴十七

王鑿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松之抵
溫頹之距結梓其勞役之策申其汝楨之論採鄭嘉
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相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
王朗之迹緝之時典用此道欵

贊曰臨湘游藝才識英發詭名遠穎陳書早越孝文
忠譽嘉言斯踐茂高器啟彫章尤善侯爵松傳高
顯顯

名公增修標註書詳節卷之十六

